

金門之音



洪教授：

距您來此訪問的日期，轉瞬間已經過了一個月有餘，想近來一切均如意吧！生在此特向您問好；由於您們行程的安排很匆促，以致未能與在金門服務的同學相見誠為可惜之至，又生亦未盡地主之誼來招待您們，在此謹向您，致表歉意，對不起！

就我們同學的情形向您報告一下，牙科醫生在金門確是很少，在閩區方有點綴性的一、二間而已，因此大部份的任務都由我們同學來負擔，雖不是 100%地被「中山」所佔，至少也有90%左右，所看的對象兼有平民及軍人，由我們平時的門診來看，國校六年級到初一的階段乳齒殘留是常有的事。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就有犬齒唇側轉位的現象，在口腔衛生上根本不用談，當然拔齒更是每天必須的工作。由於門診的工作繁忙，時間上不許可，且藥品的不足，以致於根管治療很少做過，不過偶而還做一、二個而已，這一部份說起來是很平常的事。但是最能令我們興奮的便是口腔外科部門，若是在臺灣可能連摸的機會都沒有，幸而到了此地的同學都有機會動手，而且沒有一個人肯讓步。水平智齒的拔除，就是怎麼難我們也已見識過了，幾乎每個人都有親臨的經驗，以前駐防臺灣時，民間醫生不敢拔的，來到金門後都被我們所解決了，因此大部份的患者都說我們的學校好，同學聽了之後怎麼不高興呢？剛到此地最令人頭痛的便是「急診」，尤其是意外的傷害，剛見到患者流的盡是血的時候，真不知要如何動手，而現在一切都習慣了，就是 Mandibular fracture 亦都能親自處理、固定、縫合……一切雖不算是老練，若是中等度將當之無愧。有幾位已經退院，算是能使我们安心！這一種 Case 可能臺灣服務的同學無法碰到的，所以在金門的同學都可說是幸運兒，飽盡了眼福及手福，不過這一切的處理方式都得感謝洪教授平時的教導。Hemangioma, Osteoma 也都見過，只是此地的條件不許可，只好忘痛將傷患後送回臺灣，少了一次見識的機會，真可惜！

在膺復方面，由於拔齒的機會多，膺復的機會當然亦多，不過我們還是以 Partial Denture 為主，若患者需要的話就須做 Shell crown，由於設備方面的不習慣（美式）以及部份缺乏，因此 Casting crown, Bridge, Inlay……等等工作都無法進行，所以 Shell crown 及 Partial Denture 方面都需下一番工夫，技工及 Setting 都由自己動手，其他還得撥一點兒時間見識門診，所以一星期之中可說是既不忙亦不閑一切都靠自己的安排，當然還須考慮到玩及找同學的時間。前幾天我們會和幾位同學再度探島一週，同學們在一起的時候，真是充滿着年青人的樂趣，所到之處又都充滿着笑聲！當然還拍不少照片。

我們在此的同學總共有十八位（其中三位住小金門），由於交通方便，只要不超載，任何人舉手都能搭便車到你的目的地，因此同學們常常互相拜訪，尤其這個醫院更是同學最常到的地方。十月中旬十幾位這學聚在一起談天，並各展自己的經驗談，還大喝金門名產一高粱酒，談了一整天才各自回營，我們還打算這個月再見哩！可能大家都喜歡高粱酒的樣子，才找出這個名堂來聚會。不過在此戰地一切任何組織，如同學會、同鄉會……等等都不准許成立，否則就是違法。

平時金門就好比在臺灣一樣，所不同的就是單日晚上的砲擊聲，不過它的殺傷力極小，一個砲彈最多有四個部份可傷人而已，這就是所謂的宣傳彈，為心理作戰之用。剛到此地時，確是有點心驚肉跳的，習慣之後就無所謂了，只要注意砲彈跑的路線就可以了。那種聲音聽起來是够刺激的，嚴重一點可令「雞母皮」肅立，這都要您親臨其境方能體會出來的。啊！對啦！以往在診所，同學們使用的 Clasp 都是現成品，可是到了這個地方之後，一切都靠自己以 Sun platinum wire 銲接而成，對於銲接方面沒把握的同學可說是傷腦筋的事，患者來了，不多寫！敬祝

秋安

生紹芳 十一月十八日